

中国现代乡土·乡风·乡情小说精品

乡恋

顾问 刘绍棠 冯健男 许怀中

主编 贾玉民 纪桂平
中原农民出版社

透视艰辛、悲苦之人生，

以浓浓的乡土气息，

深沉的抒情笔调，

凄凉、悲愤的心境，

渲染出特定的

地域风格与时代气氛。



中国现代乡土风·乡情小说精品

乡恋

顾问

刘绍棠

冯健芳

许书



主编 贾玉民 纪桂平
中原农民出版社

乡土·乡风·乡情小说精品

乡 恋

主编 贾玉民 纪桂平

责任编辑 冯成奇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72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538—982—9/I·394 定价 16.00 元

编辑说明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还是以农民为人口主体的农业社会。中国现代作家的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儿女。他们写自己的乡邦，写辛勤耕耘的乡村父老的“乡土文学”——其中主要又是小说——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盛事。乡土文学不仅是农村变革的历史记录，亿万读者获得美感的源泉，也是研究中国传统风俗的宝库。

因此，多年来，研究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著作陆续出版。然而，遗憾的是，比较完备的乡土小说集子却未出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使读者套书在手，数十年间乡土小说精华尽揽眼底，我们编纂了这套书。

关于本套书的体例，作几点说明：

一、本世纪初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尚未出现，因此，本书所选范围自“五四”时期至 40 年代末新中国成立。限于篇幅并顾及读者购买与阅读的便利，所选作品除《阿 Q 正传》、《李有才板话》、《声价》等少数中篇外，均为短篇小说。

二、这套书所选作品，主要依据对其思想艺术水平的综合

考察，参考其问世以来在读者与学术界的反映情况。有的作家毕生致力于乡土小说的创作，如赵树理、孙犁等，其作品又几乎全属“精品”，我们只好选其最有代表性的几篇。

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各种严肃选集的通例，这套书所选作品一般都保持初发表时的原貌。比如，在 20～40 年代，“的”、“地”、“得”三个助词的使用在有的作品中并不十分严格（像《阿 Q 正传》中写阿 Q “便手舞足蹈的说”，“细细的排起来”等）；有的还在表示所属关系时使用助词“底”（像《罗大斗底一生》中写罗大斗“是在父亲底娇纵，和母亲底恶毒的鞭笞、咒骂下面长大的”）；有的作家常使用“伊”字代“她”（像《烛焰》中写：“伊是伊的父母惟一的女儿，伊没有姊妹，伊没有兄弟……”）；有的作品“吧”“罢”、“作”“做”、“蛮”“满”、“么”“末”“嘛”“吗”、“啊”“阿”“呵”、“甚”“什”、“顽”“玩”等用法不分；有的句法、标点用法也不符合今天的规范，但为了保留其历史本来面貌，我们一般都未加改动。

四、除鲁迅的作品之外，我们对入选作品也据不同版本作了必要的校订。有的作者生前对作品已有修改，而且更加完美的，则采用了其修改本。对繁体字、异体字，一般均改为规范的简化字和通用字；凡属明显的错、别字，或缺字、赘字、颠倒等文字与标点的讹误，则予以订正。比如当时许多作者“混”“浑”、“那”“哪”、“愣”“楞”、“到”“倒”不分，有的自造“唛”“唛”等字，我们都予以改过，以方便读者阅读。

五、该套书依照作品内容，分类编为 7 册。每册中又据作品内容方面最突出的特征，分为若干组。每组加一标目，以更醒目；每组中作品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当然，每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往往是多方面的，各册之间、每册的各组之间的内容

往往是互相交叉的，现在的分册、分组和对每组作品所加的目标，因此很难十分准确（有的顾问也曾提出过建议），作为一种尝试，有待今后修订。

六、为了便于广大青少年读者了解小说的历史背景，更好地理解其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在每篇作品后均附一简短的“提示”，对作者与作品作一介绍。每册后附一“后记”，对该册内容加以综合性概括、说明。为使这套书7册可分可合，所以凡一个作家在每册第一次出现时，都在该作品的阅读“提示”中予以介绍。各册对同一作家的介绍则保持一致。

七、“乡土小说”作者多、作品多，我们在编选中虽力求全面、公正，但由于每册篇幅所限，或为了兼顾各历史阶段、各位有一定影响的作者均有作品入选，也许使有的优秀之作未能选入；“提示”和“后记”由多人分工撰写，水平和风格难免参差不齐，这些也请读者谅解。

这套书的编纂工作始终得到了一些作家、专家的支持、指导，得到了出版社领导和三位责任编辑的重视与支持，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贾玉民 纪桂平

1996年5月5日

序

刘绍棠

文学史家考证，1926年张定璜评论鲁迅先生的创作，称之为乡土小说，于是创立了“乡土文学”这个名词。屈指算来，到现在已经70年了。

但是，我认为乡土文学的确定，还是从鲁迅先生1935年3月2日写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算起。

鲁迅先生在这篇序言中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看王鲁彦的一部分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者。”

于是，独具一格的乡土文学，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流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虽然，鲁迅先生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特点并没有进行规定性的论述，但是通过他对蹇先艾和裴文中的具体作品的概括，也透露出他对乡土文学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以及乡土文学作者的胸臆的明确观点。鲁迅先生概括蹇先艾的《水葬》是“展示

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对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裴文中的《戎马声中》是“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他们的作品，又都“隐现着乡愁”。因此，鲁迅先生已将乡土文学的特点勾勒了初步的轮廓。

结合鲁迅先生致陈烟桥的信中所阐述的论点，可以说鲁迅先生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性，为乡土文学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鲁迅先生不仅为中国乡土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早已是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开拓者。

他的小说《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离婚》和《祝福》，不但写的是绍兴地方的农民生活，而且写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绍兴农村的风土人情，是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不朽丰碑。

时代影响作家，生活支配创作。战乱的岁月，动荡的生活，作家们或投身战斗，或辗转流徙；创作是战斗的武器，至少是不平则鸣的呼叫。因而1949年以前，直到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更注重于革命内容和政治需要，对于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则顾不过来或作为陪衬。然而，写出传世之作的作家，浓郁的地方色彩又是他们的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乡土文学这一支中国文学的冰脉，好像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中变成了一股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潜流。

事实上，潜流状态的乡土文学被注入了革命的血液，加强着艺术的魅力。我们回顾这数十年间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否承认自己是乡土文学作家，甚至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归类于乡土文学范畴，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家的作

品充实和丰富了乡土文学。其中，尽管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革命性不足，在当时曾经遭到非议，但这些作品的高度艺术性，仍然是我们今天发展和繁荣乡土文学创作所应当借鉴和继承的艺术财富。

1979年以来，极“左”的文艺政策逐步得到纠正，被压抑的文学创作生产力得到解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方针，不仅应该指导经济建设，也同样应该指导文学建设。适逢其时，我才站出来呼唤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并以自己的创作和理论宣传活动，为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抛砖引玉。

鲁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创始人，我不过是乡土文学的后来者。

“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这是我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

满怀感恩戴德的孝敬之心，为我的粗手大脚的乡亲父老画像，以激情的热爱灌注笔端，描写我的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那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为家乡的后辈儿孙留下艺术化的历史写照，同时也使外地人，甚至外国人，通过我的小说，了解我的家乡，喜爱我的乡土，这便是我今生文学创作活动的最大野心，也是我实践鲁迅先生上述创作思想的志愿。

乡土文学不能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它要继承和守真，更要发展和革新。我不断对自己的乡土文学小说提出新的要求：城乡结合，今昔交叉，自然成趣，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因此，开采要广，开掘要深，并且从民俗学和社会学中汲取营养。

乡土文学创作，很难一炮打响，一举成名，这就要耐得寂

寞，不可急功近利。应该充满自信，矢志不渝，而又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乡土文学创作要求作家深深扎根泥土，与农民在思想感情上血肉相连，关心农村社会的动态和参加农村社会的变革。乡土文学创作必须学习、掌握和运用生动、活泼、形象、含蓄、优美的农民口语，也要求作家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借鉴、吸收、溶化外国文学之精华。乡土文学更需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对乡土文学抱有偏见的人，由于浅薄无知，武断专横地认为，乡土文学是保守封闭的小农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学创作上的反映，进入 21 世纪，必然走向衰落消亡，为时尚新潮的作品所淘汰和取替。有些故步自封的乡土文学作家，守旧排外而不知推陈出新，不敢吃“羊肉”变人肉，不愿吃“羊肉”变人肉，不会吃“羊肉”变人肉，营养不良便要枯萎凋谢。

乡土文学不能画地为牢。必须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是在宏观照应下所进行的微观艺术创作。我所主张和致力的乡土文学，乃是纳百川于大海，大而化之的乡土文学。

此即大乡土文学观。

只有在大乡土文学观主导下写出的乡土文学作品，才能在 21 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 1934 年 4 月 19 日致陈烟桥的信）这永远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灵魂和指针。

中原农民出版社几年来坚持出版乡土文学书籍，现在又要出版由贾玉民、纪桂平二同志主编的《乡土·乡风·乡情小说精品》。这套书全面展示了“五四”后 30 年乡土小说的精华，并

且分类成册，每篇后附有简明扼要的“提示”，以便于读者鉴赏，我认为对于发扬鲁迅先生开创的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繁荣当今文学创作，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预祝这套书的成功，并且希望将来有“续编”出版。

1996年3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序 刘绍棠 (1)

离婚 鲁迅 (1)

遥远的传说

雕鹗堡..... 端木蕻良 (12)

生命的律动

出阁..... 黎锦明 (24)

元正的死..... 许钦文 (31)

拜堂..... 台静农 (39)

被践踏的山花

喜期..... 彭家煌 (47)

月下小景..... 沈从文 (63)

乡村一妇人..... 前 羽 (78)

嫁衣..... 陆 蠡 (95)

贵生 沈从文 (102)

苦人儿 孔 厥 (123)

庙庭 吕赫若 (132)

冲出樊篱的火焰

台下的喜剧	许 杰 (148)
冷泉岩	潘漠华 (162)
岁暮	傅 闻 (180)
费家的二小	叔 文 (206)
村中	毕焕午 (224)
梁五底烦恼	革 明 (238)

多磨的喜事

夜	丁 玲 (249)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258)
纠纷	蒿 子 (275)
我的两家房东	康 濯 (306)
喜事	西 戒 (328)
卖鸡	束 为 (334)
穷光棍结婚	杨 沫 (342)
后记	(357)

离 婚

鲁 迅

“阿阿，木叔！新年恭喜，发财发财！”

“你好，八三！恭喜恭喜！……”

“唉唉，恭喜！爱姑也在这里……”

“阿阿，木公公！……”

庄木三和他的女儿——爱姑——刚从木莲桥头跨下航船去，船里面就有许多声音一齐嗡的叫了起来，其中还有几个人捏着拳头打拱；同时，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人的座位来了。庄木三一面招呼，一面就坐，将长烟管倚在船边，爱姑便坐在他左边，将两只钩刀样的脚正对着八三摆成一个“八”字。

“木公公上城去？”一个蟹壳脸的问。

“不上城，”木公公有些颓唐似的，但因为紫糖色脸上原有许多皱纹，所以倒也看不出什么大变化，“就是到庞庄去走一遭。”

合船都沉默了，只是看他们。

“也还是为了爱姑的事么？”好一会，八三质问了。

“还是为她。……这真是烦死我了，已经闹了整三年，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

“这回还是到慰老爷家里去？……”

“还是到他家。他给他们说和也不止一两回了，我都不依。这倒没有什么。这回是他家新年会亲，连城里的七大人也在……。”

“七大人？”八三的眼睛睁大了。“他老人家也出来说话了么？……那是……。其实呢，去年我们将他们的灶都拆掉了，总算已经出了一口恶气。况且爱姑回到那边去，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味儿……。”他于是顺下眼睛去。

“我倒并不贪图回到那边去，八三哥！”爱姑愤愤地昂起头，说，“我是赌气。你想，‘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妇，就不要我，事情有这么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他不能像慰老爷似的不通，只说是‘走散好走散好’。我倒要对他说说我这几年的艰难，且看七大人说谁不错！”

八三被说服了，再开不得口。

只有潺潺的船头激水声；船里很静寂。庄木三伸手去摸烟管，装上烟。

斜对面，挨八三坐着的一个胖子便从肚兜里掏出一柄打火刀，打着火绒，给他按在烟斗上。

“对对。”①木三点头说。

“我们虽然是初会，木叔的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胖子恭敬地说。“是的，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谁不知道？施家的儿子姘上了寡妇，我们也早知道。去年木叔带了六位儿子去拆平了他家的灶，谁不说应该？……你老人家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

① “对对”是“对不起对不起”之略，或“得罪得罪”的合音；未详。作者原注。

脚步开阔，怕他们甚的！……”

“你这位阿叔真通气，”爱姑高兴地说，“我虽然不认识你这位阿叔是谁。”

“我叫汪得贵。”胖子连忙说。

“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慰老爷不是劝过我四回么？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

“你这妈的！”木三低声说。

“可是我听说去年年底施家送给慰老爷一桌酒席哩，八公公。”蟹壳脸道。

“那不碍事。”汪得贵说，“酒席能塞得人发昏么？酒席如果能塞得人发昏，送大菜又怎样？他们知书识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譬如，一个人受众人欺侮，他们就出来讲公道话，倒不在乎有没有酒喝。去年年底我们敝村的荣大爷从北京回来，他见过大场面的，不像我们乡下人一样。他就说，那边的第一个人物要算光太太，又硬……。”

“汪家汇头的客人上岸哩！”船家大声叫着，船已经要停下来。

“有我有我！”胖子立刻一把取了烟管，从中舱一跳，随着前进的船走在岸上了。

“对对！”他还向船里面的人点头，说。

船便在新的静寂中继续前进，水声又很听得出了，潺潺的。八三开始打磕睡了，渐渐地面对面的钩刀式的脚张开了嘴。前舱中的两个老女人也低声哼起佛号来，她们颤着念珠，又都看爱姑，而且互视，努嘴，点头。

爱姑瞪着眼看定篷顶，大半正在悬想将来怎样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无路。慰老爷她是不

放在眼里的，见过两回，不过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这种人本村里就很多，无非脸色比他紫黑些。

庄木三的烟早已吸到底，火逼得斗底里的烟油吱吱地叫了，还吸着。他知道一过汪家汇头，就到庞庄；而且那村口的魁星阁也确乎已经望得见。庞庄，他到过许多回，不足道的，以及慰老爷。他还记得女儿的哭回来，他的亲家和女婿的可恶，后来给他们怎样地吃亏。想到这里，过去的情景便在眼前展开，一到惩治他亲家这一局，他向来是要冷冷地微笑的，但这回却不，不知怎的忽而横梗着一个胖胖的七大人，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摆不整齐了。

船在继续的寂静中继续前进；独有念佛声却宏大起来；此外一切，都似乎陪着木叔和爱姑一同浸在沉思里。

“木叔，你老上岸罢，庞庄到了。”

木三他们被船家的声音警觉时，面前已是魁星阁了。

他跳上岸，爱姑跟着，经过魁星阁下，向着慰老爷家走。朝南走过三十家门面，再转一个弯，就到了，早望见门口一列地泊着四只乌篷船。

他们跨进黑油大门时，便被邀进门房去；大门后已经坐满着两桌船夫和长年。爱姑不敢看他们，只是溜了一眼，倒也并不见有“老畜生”和“小畜生”的踪迹。

当工人搬出年糕汤来时，爱姑不由得越加局促不安起来了，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么？”她想。“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我要细细地对七大人说一说，从十五岁嫁过去做媳妇的时候起……。”

她喝完年糕汤；知道时机将到。果然，不一会，她已经跟着一个长年，和她父亲经过大厅，又一弯，跨进客厅的门槛去了。